

鐵筆走龍蛇 氤氳滿乾坤

——著名金石篆刻家張寒月先生與他的羅漢造像

劉繼漢

在江蘇省南部，太湖東北，滬寧鐵路綫上，座落着一座小巧玲瓏，燦若明珠的小城，它就是中外聞名的「天堂」，蘇州市。蘇州市古稱吳州，隋開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改吳州為蘇州，以姑蘇山得名。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吳國曾定都於此；所以它又是一座歷史名城，至今仍有許多古迹遍佈城鄉。蘇州又素以「花園之城」聞名遐邇：滄浪亭，獅子林，拙政園，留園等名園，集中了江南園林建築之精華，分別展現了宋元明清不同時代的建築風格。蘇州的刺綉、縉絲、宋錦、檀香扇，不僅以其精美的工藝得到世人的稱贊，亦更以其精美的設計，典雅的造型得到文化藝術界的推崇。而蘇州眾多的梵宇古刹，歷代的高僧大德則更令人追懷、向往。梁代高僧竺道生，講經於虎丘寺，聚石為徒，石皆點頭，世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典故，迄今使人念念不忘；唐代詩人張繼描繪的寒山寺名篇「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已成爲千古絕唱，萬世勝迹。近代高僧印光大師閉關的靈岩山寺，因唐代天寶年間（公元七四二—七五五年）被稱爲天台宗中興之祖，修習止觀，品

學兼優的學者荆溪湛然的法友支硎山道遵，曾在這裏修行法華三昧，而見到不可思議的瑞兆而廣爲天下敬仰……。蘇州不僅以其物華天寶，風景秀麗飲譽世界，更以其人傑地靈，俊秀薈萃而爲世人讚嘆。歷代文人學士層出不窮，才子佳人遍及城鄉，真可謂，天地毓秀鍾於蘇州了。著名金石篆刻家張寒月先生就是這鍾靈毓秀之地孕育出的一代宗師。

張寒月先生字蓮光，兆麟；寒月齋主乃其治印署名。一九〇五年誕於蘇州齊門外。寒月先生自幼聰穎，勤奮好學，十五歲習畫，師從吳松伯。因家貧，遂以賣畫爲生。因賣畫而悟得書畫印三位一體之理，所以由此而悉心於金石篆刻之道。

篆刻始於遼古，稱盛於晚周，至漢而極。六朝至唐宋每況愈下；至元趙孟頫出，乃躋身於文史之林，遂與書畫之道并駕齊驅。明清兩代名家輩出，流派紛呈，使印學一門日趨昌盛，堂奧更深。誠如前人論印所言：「治印視之雖簡，一刀一石而已，然非先明古印之制度，篆體之變化，以定格例，求書藝之精研，用刀之正規，以適取法，何爲乎工，治印誠小技，豈易草草爲之

邪」。當時寒月先生雖熱衷於篆學金石之道，但苦無師承，祇是一位獨行者，躑躅不前。後經寒月先生的父執，著名書法家鮑沅俊先生介紹，投師於近代金石書畫巨匠吳昌碩大師門下，成為吳門的入室弟子。從此，寒月先生往返於蘇滬之間，得吳昌碩大師親授面教，遂得印學之三昧，篆藝大進，極得時人之推崇。後又與著名書畫家張大千先生相識；大千先生不僅精於書畫，對篆刻一道亦是行家里手。他們過從甚密，彼此敬重，相互切磋技藝。有時在大千先生忙得不可開交時，往往就請寒月先生代為操刀，這使他們的友誼日深，情義彌篤。致使在他們分別四十多年後，寒月先生仍念念不忘舊情，時時懷念身居海外的老友。他治一印，印文為「殿春簃」，以此來寄託他的緬懷之情。並刻邊款曰：「殿春簃乃名園勝處，四十年前，大畫家張大千氏嘗卜居於此，厥時，余每為張氏座上之賓，今日再遊名園無恙，而芍葯更盛，第不知老友大千身海外又何如，睹景懷人，此情惓惓，為刊一石以留念。辛酉年寒月刊」。字里行間無不處處流露出寒月先生的一片真摯感情。雲天高誼令人感動。

寒月先生治印尋根探源，他以秦漢印着手，融甲骨、鐘鼎、封泥、瓦甓以及皖浙各派於一爐，不拘泥於一家一派，自成面貌。誠如清丁敬所言：「古人篆刻思離羣，舒卷渾如領上雲。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寒月先生不僅明其理，亦是依此而身體力行的。這從他早年出版的「寒月齋存印」二冊中已顯露了他這種推陳出新的思想。而他後來創作的「魯迅筆名印譜」則更奠定了他的篆刻藝術的獨特風格。他所刻的「魯迅筆名印譜」，其中魯迅筆名印章一百六十九方，書名印章三十一方，邊款三百四十五方，方方精到，字字俊逸，致使當郭沫若、周建人先生看到印譜後，讚嘆不已。周建人先生讚道：「燦然巨制，固藝之新葩，亦革命之史補」，並親為印譜題簽；魯迅先生之子，周海嬰先生特赴蘇州向寒月先生道謝、致敬。當此印譜公佈後轟動了日

本、香港的文化界。它給中國的篆刻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寒月老人不僅是一位藝術宗匠，他更是一位虔誠的三寶弟子。他早年皈依印光大師，幾十年來，道心不退，信念彌堅，到耄耋之年猶堅受菩薩戒，他對筆者說，好多人考慮到他年紀大了，怕他受戒時常跪受不了，勸他不要受菩薩戒，不要拘泥於形式。但他堅決不允，他說，受戒是佛制，怎能說是形式，他堅定地受了戒。他喜孜孜地向筆者展示了他受戒時穿着法衣所攝的照片，真是端莊相好，儼然像一位阿羅漢。看他那法喜充滿的神情實令人感動、讚嘆。

寒月先生數十年來自奉節儉，粗衣淡飯，從不奢侈。他曾數易其居，最後卜居於一幢臨街的，自譽為「晚翠精舍」的小院里。他自制一方「晚翠精舍」的圖印，畫面為「晚翠精舍」的俯視圖，竹影婆娑，虛掩着一幢小平房，章法別緻，畫面清麗，極有韻致。邊款以五個拙樸的魏體字刻着「晚翠精舍」，並題識曰：「此為余晚歲所居之屋，刊而紀念。寒月」。一種安於清貧，自得其樂的神情躍然方寸之間。而他那著名的「寒月齋」竟是一塊十來平方米的小陋室，若多來幾個來訪者，那就祇能分批輪換在園中等候了。但誠如唐朝劉禹錫在他那名篇「陋室銘」中所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帘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寒月齋」確是一所怡養身心的絕妙去處。在「寒月齋」中雖無豪華的擺設，但僅一個玻璃櫃中供奉的那一尊造型精美的觀世音菩薩瓷像和四壁懸掛着的名人字畫，就足以窺視到寒月老人恬淡的生活，高雅的情趣。他自制一方「寒月齋主」的名號印，邊款刻道：「戊午夏五月既望，久雨忽晴，窗明几淨，自摹是印。寒月」。字字句句皆刻劃出寒月老人坦蕩蕩的心懷，無所奢求的高潔品德。但為了弘揚佛法，他老卻捨命追求，孜孜不倦，從不吝嗇。他別出心裁，他用他的鐵筆為高僧大德造像，為梵宇古剎構劃，這在篆

刻學上確是又另劈一條新溪徑了。他向筆者展示的他所刻的造像拓片，其中有印光、弘一、太虛、虛雲等近代各大德，神形畢肖，凝重端莊，寓篆刻於繪畫中，別有神韻。尤其是，他以蘇州紫金庵中十六羅漢的塑像為藍本，巧妙構思精心營造，將十六尊者的形象分別刻於寸方的章石上，形貌古拙，鐵筆流暢，每位尊者的尊號又用拙樸的魏體字以邊款刻出，真可謂是一套圖文並茂，精妙絕倫的藝術珍品。所以當趙樸初居士看到這一藝術珍品時讚嘆不已。但他並不滿足於此，他不僅年邁之軀，又用大石料，以戒幢律寺西園五百羅漢像為藍本，分別將五百羅漢像刻於五百塊大石料上，神態各異，氤氳萬千。筆者在西園的展室中見到其中部分拓片，令人嘆為觀止。此巨製現珍藏於「西園寺」的「經樓」裏，已成爲該寺的鎮寺之寶。寒月老人對筆者說，他還有大願，要爲佛菩薩造像，要使更多的人看到他老刻的佛菩薩像而對佛法起信心。他指着屋內堆放着的大摞料對筆者說，這就是他的生命，他要把他的一心血全部傾注在弘法大業上。說話時，他神情是如此地歡喜，無絲毫做作，簡直是童心的再現；我亦好像已看到了一方方精美的佛像石刻已呈現在眼前，我又好像看到了無數的善男信女正對着這一方方佛菩薩像在頂禮膜拜。我心中登時昇騰起一圈圈聖法的光環。我久久凝視着寒月老人，面對這位心懷大千慈悲，古道熱腸的先輩大德，我還能用什麼語言來表達對他老人家的崇敬之意呢？著名作家程小青先生曾對寒月老人讚道：「鐵筆縱橫有幾人，籀書秦篆藝壇珍，凝朱留白能循古，窮物傳神更出新。石上龍蛇疑欲動，印中面目誤如真，東風吹遍千花笑，閬苑琼葩一樣春」。是啊，寒月老人的一片赤誠之心定會像春風一樣吹醒人們的覺性，他老的鐵筆神功定能鑿出一片人間淨土。我們衷心祝願他老人家健康長壽，爲中國文化，爲弘法大業多做貢獻。南無阿彌陀佛。

(完)

(上接第29頁「漫談僧食」)

律中說出家人受食，先須觀想，後方得噉。凡食有三種：上食起貪，塵離四過：一、喜樂過，貪著香味，身心安樂，縱情取適故。二、離食醉過：食竟身心力強，不計於他故。三、離求顏色過，食畢樂光勝常，不須此心。四、離求莊嚴身過，食者樂得充滿肥圓故。下食便生嫌嗔，多墮餓鬼。永不見食。中膳不分心眼，便起痴捨，死墮畜生中。

於好食起貪。壞食起嗔，死後要墮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中，又《增一阿含經》說：

多食五苦：一、大便數，二、小便數，三、多睡眠，四、身重不堪修業，五、多患食不消化。故佛言：食知節量。因說偈云：多食致病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秤無高下。

貪著美食，結果就會多食。多食不但能引起現色身的痛苦；還會影響修道。

四、正事良藥；食飯當如服藥，爲除飢渴故病而受食，不應分別飲食好惡。律中用二事譬喻：一、如用油膏車，但是取其滑而易轉，不問油味好與不好。二、古人有夫妻攜帶兒子，經過險峻的道路，途中飢餓迫急，便吃兒子的肉，夫妻祇取支持生命不死，豈顧貪求滋味呢？比丘受食也當如此觀想。

五、爲成道業：在道業沒有成就之前，還需要這個身體，色身的相續，必假飲食。所以吃飯是爲修行成道。《持世經》說：若不除我倒，此是外道，不聽受人一杯之水。

是說倘若不爲修道，只是滿足色身的需要，即使受人供養一杯水也不行，何況其它東西呢？

寫到這裏，本篇文字準備結束了。需要說明的是，戒律中關於飲食的規定還有很多，如受持、作淨、食時威儀等，如果一一都寫出，未免顯得瑣碎，也不適合於一般讀者，所以本文只就介紹這些。錯誤之處也可能難免，只得敬請大德們指正了。(完)